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六

附傳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禡鄭綽討元衆議以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毛

星集二

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督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督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徵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

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懷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歎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

星集二

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鄭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心，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堯  
星集二

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厯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不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卑星集二

名亞董扶任安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所言多中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言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臣頗傳其術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歎之後也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

###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聖

星集二  
卷之二

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

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大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嶧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聖

卷之二

不能忍况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間卽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東伐吳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盧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衆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湏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司馬宣王深器之間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望

星集二又川文

爲尙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綿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自殺

李恢字德昂建甯渝元人也章武元年糜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糜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任平蠻縣

臣松之訛之蜀人云糜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甯州

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分爲甯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闔跋扈於建甯朱裏反叛於牂牁  
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甯諸縣大相糾合圍恢  
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  
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令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  
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  
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  
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蠻復叛殺害  
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  
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蜀

星集二

吳解恢刺史更領建甯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  
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  
絲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  
開西南蠻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闔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  
李嚴與闔書六紙解喻利害闔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  
桀慢如此闔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與

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  
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  
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  
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于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  
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  
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  
水火滅水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  
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星集二署又多分

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  
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  
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及丞相南征討閩旣發在道而閩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  
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  
雍閩高定逼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  
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蠻所害子祥  
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錯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送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王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異

卷二

星集二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昔親捨德以殄百姓眾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  
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  
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  
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客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子斌嗣爲綏武將軍  
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  
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太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  
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義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  
也亡考昔遭疾疚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墨

星集二

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費禕字文偉江夏鄖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  
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  
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  
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  
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  
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  
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

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道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異

星集二

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閼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頻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刃挺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禪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禪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禪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禪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禪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丞相亮辟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冕

星集二

人涼州上士也又曰湏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禪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禪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傲偉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鄧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諸葛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

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甯於是引軍由廣漢郵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援刀砍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竒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旣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季星集二

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閭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言姜維既降之後密勗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主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旣造劒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附傳

至  
星集二  
人川又

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旣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失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援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胆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

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服  
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  
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  
策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  
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  
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  
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卷二

星集二

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尙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  
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  
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  
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  
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  
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  
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  
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喻之固吳  
有二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歟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方掞張也

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方之言多浮豔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卷

星集二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建興九年爲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卒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南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附傳

書

星集二

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

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